



漂过女儿河

*Drifting along
the River of Daughter*

FICTION
SERIES

老 臣 著



YZLI0890119466

ON HEALTHY GROWTH BY LAO CHEN

主流阅读 阳光成长

“成长小说之父”老臣带你跨越青春的千山万水

少年儿童出版社



漂过女儿河

*Drifting along
the River of Daughter*



YZL10890119466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漂过女儿河/老臣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1
(老臣阳光成长小说系列)

ISBN 978-7-5324-8827-8

I.①漂... II.①老... III.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64233号



金蔷薇儿童文学金品
老臣阳光成长小说系列

漂过女儿河

老 臣 著

策 划 谢倩霓

封面设计 布 克

版式设计 赵晓音

封 面 图 张 卓

插 图 张亚宁

责任编辑 谢倩霓 童海青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陶立新 技术编辑 张伟群 许 辉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17 字数 286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4-8827-8/I·3320

定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漂过女儿河 / 001

女儿河流出的故事(评论)

——读长篇少年小说《漂过女儿河》 / 267

他们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将永远记住,那天是9月2日。就是在那一天,他们来到女儿河边,并将最终经历一次惊险的漂流。

这片山地地理书上叫做燕山余脉,很早的时候被称为“胡地”,正位于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与红山文化发源地朝阳的中间地段。若是坐氢气球把人吊在空中巡视一圈,就会认清这里奇特的地容地貌。不同的是土地的颜色,青青白白,红红绿绿,各有各的特色。相同的是同样起伏的矮山,偶尔拔起座海拔千八百米的老岭,便成为方圆百十里内的顶峰。女儿河就在这片山地间起源,穿梭,流淌成一条汤汤大河。

卫明震与卫明环就是在这一天走向那条河的。他们结伴走出陈旧的村庄,走向无边的山地,走向一段不平常的青春旅程。他们不可能把自己吊在氢气球上旅游,也没有机会阅览大辽西的全貌,地方编的地理书上介绍的山脉河流,只是一些概念和缩印得模模糊糊的图片。他们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因为是去应考,心思只在试卷上,坐在长途汽车上也无心外望风景。其实,望也望不到啥新内容。山地漫漫无涯,到处是相同的面孔。

日头在头顶晃晃地照。少男少女的脚步匆匆忙忙地迈动。明震挑着担子,前面床单包裹的是自己的行李,后面的是明环红线毯包扎的行李。那根扁担是山榆木做的,十分柔韧,一迈步,颤颤悠悠。明环背着脸盆和饭盒,发出“哗啦哗啦”的响。

走出村前干涸的季节河,登上山包,村落里起伏的鸡鸣狗叫声就遥远了,两个人才有了说话的欲望。

“震哥,你知道谁做了校长?”明环打破沉默问。

“管他谁当校长,咱只管学习。”明震应。

“是赵老头儿。”明环说。赵老头儿不老,可却长得十分老相。四十几岁的人生一脸六十几岁的褶子。据说他原来是个胖子,后来得了胃病,胃给切除四分之三,一下子变得黑皮寡瘦。他始终是毕业班的班主任,明震他们已跟他学了整三年。

“噢。”明震淡淡地应。

“震哥,昨夜,他来我家了。”明环说。她是个嘴闲不住的女孩儿。也难怪,道路枯燥而漫长,很少有行人,路上只蠕动着些黑色的甲虫,散丢着干硬的羊粪蛋,若不说些啥,旅途会更加寂寞无望。

“他来干啥？”明震这回认真地扭回头，问。

“他说，不让我念书，要，要成家。”明环说。

“哼！”明震甩动两片肥厚的脚板，继续赶路。眼前浮出一张脸来。面色灰土土，五官安放得比较随便，惹眼的只是一双耳朵，支棱着，像马耳草的形状。大伯不知咋鬼迷心窍，硬是拗着把明环聘给了他。可有啥办法呢？大伯家穷得丁当响，原因是孩崽多。在明环上边，有三个每人之间只差两岁的哥哥，尚全是光棍。大伯偏又有个贪嘴的毛病，爱喝酒。有菜没菜无所谓，咬一个狗耳朵红辣椒，或者往嘴里丢几个盐粒，他都能喝得有滋有味儿。若是看见他走路时步子一拖一拖，脑袋也蔫蔫地耷拉，肯定是没了酒喝。他只想着酒，从没想过对儿女负责任。明震心里为明环叹一口长气。

“哥，我烦他，真烦。”明环说。明环对那个叫蒲的小伙子几乎没啥印象。她甚至没正眼瞅过他丘陵一样平常的面孔。每次见明环，蒲都是一副羞答答的样子，做了亏心事似的，露出一副猥琐的形容。若真和蒲在一起生活，心里还会像现在这样明亮吗？

“明环，杨树也来读书。”明震忙岔开话题。

“噢。”明环脸一红。眼前浮出张明洁的男孩儿脸来，那是一张端庄的脸，眼睛中写着坚毅的光彩。

“小短儿也来。”明震说。

“还有老八，蓝鸟。”明环说。

“管他谁是谁呢，咱要学好。”明震说。和明环在一起，他不自觉地就扮起哥哥的角色。

“哥，你瞧！”明环忽然喊起来。

北面的天上，啥时飞来一群鸟，整整齐齐的，排着人字形的队伍，没有声音，悠悠地向南飞。肯定是迁徙的候鸟。

“是大雁！”明环说。

“是雪雁！”明震说。

“是天鹅吧。”明环说。

“是鸟儿。”明震说。概念太大，当然就正确。不管那空中飞的是大雁还是雪雁，都肯定是鸟儿。

两个人说着，唠着，起伏跌宕的山路便被一截截踏过。日头最先照着他们的面孔，最后照到头顶上。当拖得很长的身影缩小得只是矮矮的一截时，他们就望见了那座著名的灰塔，汤汤女儿河便临近了他们的青春岁月。

那座塔已在那座平常的山包上伫立了整整九百年。人们都叫它玲珑塔。据说,这座塔建于辽大安八年,也就是 1029 年。四十米高的身躯,在灰色的山地间十分惹眼。它在山地无涯的岁月中守望,默默无言。每天,招了些乌鸦在塔檐下栖身,一匝,两匝,绕塔飞。一些个传说与塔有关,不过,没啥人考证传说的可信程度。塔也不关心人间的事,只听凭风吹雨淋日晒,站成山地间让人耳目一新的风景。

塔下有道十几里长的沟,叫庙沟,少年们即将就读的农中就在塔下的沟膛里。

在辽代,那道沟里曾有一座小城,称安吕县。历经无数个朝代,城池早没了踪影,远远望去,只隐隐环绕着一圈残壕。壕中间压盖两排房舍,也是和村庄里一样的平房。不同的是,门窗漆了绿漆,在苍黄的背衬下,显出与村庄的不同来。这里在早是下乡知识青年突击队所在地。知青返城,就成了乡办农场,而今又成了农业中学。

校园里已经闹哄哄一片。

没有围墙,上学的学生尽可以从四面进来。站在坡上望,学校是中心,小路辐射开去。路上的行人骑自行车的,骑驴的,赶车的,络绎不绝,多是学生和家長。

房舍前排做教室和办公室,后排做宿舍。此刻,校长办公室的门窗大敞,校长赵老头儿正指挥班主任贺朋和周军收缴学杂费。门窗上的白纸黑字,贴着一张四开告示。短短的几行字,透出秋天的气息来:

同学们:

农业中学系民办公助,自筹自资。故需各位立即缴纳学杂费,每学期 300 元,不缴纳费用者,敬请退学。

安昌农业中学

不知是糨糊没有粘牢,还是别的原因,“告示”





的下角被风掀开。风忽紧忽松，那纸就呼咧呼咧扇动，似乎会随时随一阵风飘飞而去，变成一只自由的大鸟。可风的力气实在太小，那“告示”在阳光下尽管扇动得惹眼，飞翔却仅仅是一种想望。

明震迈进校坪的时候，就有人和他打招呼，好多是熟悉的面孔。心里想到的那些旧日同学，差不多都到齐了。杨树、梅树冬、老八，都早早地到了。见兄妹两个到来，都争抢着帮他们卸行李。杨树照旧是一副军人打扮，他着了一身半新的迷彩服，脚上蹬双军式胶鞋。匀称的身材，让军装扮出几分英姿。他的理想是当军人，当然要当将军，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在他上初一的时候，就写在每个作业本的皮皮上。他行走、坐立，总是像个正经军人那样要求自己。号称诗人的梅树冬有次“观察生活”，精确地算出，杨树每一步都迈出七十五厘米，绝对军人步伐。看见卫明环，杨树大声地打招呼：“卫明环，你的打扮真像个落难秀才。”

明环望眼杨树，脸红潮了一下说：“谁让咱不是军人。”

杨树已上前帮她拿包裹，边卸边说：“你们快去交学费，交了学费好去抓号分床铺。”

“怎么，分床铺还抓号？”明环问。

“赵老头儿的馊点子。”杨树答。

明震已卸去负担，喊明环：“走，交钱去。”两个人就走向校长室。他扫了眼“告示”，心揪了一下，埋头迈进校长室的门槛儿。

校长室原是场长办公室。一间屋本来很宽，但因为里边盘了一铺土炕，就显得拥挤。办公桌十分宽大，虽油漆剥落，但仍显出些领导的派头来。赵老头儿正在抽烟。他不抽烟卷儿，抽自卷的喇叭筒，这样又经济又实惠。一张笔记本纸，一分为二，卷成半尺长的一根，吸一口，就能吐出半屋又辣又涩的灰雾。他皱巴巴的面孔便在烟雾里忽隐忽现。

周军在办公桌后负责登记，他望眼明震，问：“姓名？”公事公办的语气。他高中刚刚毕业，才当上民办老师，并不认识明震。

明震刚想答，贺朋先说活了：“卫明震，他就是卫明震。”

“啊——”周军抬起头，明震看到一张光洁的面孔，一双单纯热情的眼睛。这个小老师嫩得很，实在并不比明震大多少。他惊讶了一会儿，问：“你就是为救人误了考试的卫明震？”

明震心颤了一下，知自己的事肯定已被传得沸沸扬扬。

明震已进过三次中考试场，三次榜上无名。第一次是初三毕业那年，他以两分之差落榜。第二次是他补习的第一年，本来胸有成竹去应试，谁知刚考了

两科,在考场上他的心就乱乱地搅起来。眼睛盯着卷纸,脑中却始终浮现妈妈生病的面孔。妈妈的病是胎里带来的气管炎,一到冷天,就下不来炕,不停地咳嗽,吐带血丝的黏痰。那年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也没缓过来,进入雨季,反倒更重了。明震想着妈妈的脸孔,把考卷答得一塌糊涂。答前两科时,监考的是瘦高个子男老师常常伏在他身边看,每考完一科都兴奋地对明震笑笑。考第二科时,老师也在他身边看卷,却不停地摇头,脸上竟然浮出倦意。可明震无论如何也收不回飞到山中小屋的心绪,考试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妈妈正是在他考试的第二天病故的,原来明震在心灵中早已感应到失去母亲的疼痛。

第三次落榜,却纯粹是人为的原因。本来已是考最后的一科,明震信心十足,谁知在去考场的路上却出了事。那天刚落过雨,小城的柏油路上尚汪着一泊一泊的污水,汽车在上面碾过,水花四溅。明震和堂妹明环一起向考场走去。他正走得悠然,前面传来一声惊叫,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儿摔倒在马路上。明震抬头,看见一辆红色的摩托车正疯也似的逃去。他“呀”地叫了一声,快速奔过去。男孩倒在地上,脸上涂满黏黏的血,一条胳膊已经扭曲。明震毫不犹豫地背起男孩儿,直奔县医院。挂号,化验,待把受伤男孩儿安顿好,匆匆忙忙地赶往考场,考试已进入尾声,他连考场都没能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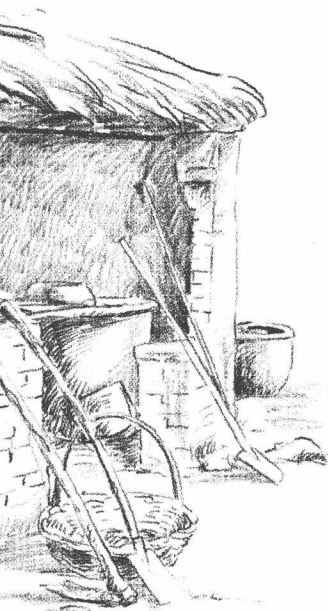
明震不愿让人提起那件无奈的事,听到贺朋这样介绍他便冷漠地应了声:“哦。”

“好样的!”周军说。

明震并不咋感动。他向怀里掏,掏出很厚的一摞钱来。那钱上沾有浓浓的豆腐味儿,并不是纯粹的豆香,而是夹了馊豆子的馊味儿。这些钱是明震爹卖豆腐挣来的,净是些分票角票。很小的数字,却有很大的体积。

“又是这样的票票。”贺朋说。他是负责收钱的。明震每次交学费都交些零碎的票票。贺朋不由得皱了下眉头。皱眉也是他的习惯动作。

“咋,这不是人民币?”明震冷冷地问。



贺朋抬起头，不满地瞪了他一眼，还是抓起钱，一张一张数。钱其实已归纳整齐。一角、两角、五角、一元，每样一摞用细麻筋捆扎好，还夹了纸条条，标明了数字。但贺朋老师还是认真地清点起来。数第一遍，少两角，又数第二遍，却多出三角。他便又数第三遍，越数眉头皱得越紧。明震却不理会，眼盯着那些票票，倒想起爹来。爹每日三点钟就爬起身，吆老灰驴拉磨，泡涨了肚皮的豆子一点一点往磨眼里填。磨一圈一圈旋转，吱哟，吱哟，白色的豆浆自磨槽中淌下来，以奶汁的状态流溢。爹然后要烧浆，倒包，压板，直到天色泛出豆浆白色，白嫩清香的豆腐才做成。爹使用独轮车推了，走出破败的院落，走上窄窄的村巷，长长地吆喝一声：“豆腐来——”拖着长长的尾音。有妇人或孩子走出来，捏着皱巴巴的毛票，买块又白又嫩的豆腐。爹把毛票票揣进胸前特别宽大的布兜里，变成贺朋数着的这些。

“又少了六角！”贺朋说，脸色已见阴郁，他只得又数第四遍。

正这时，外面传来汽车的鸣笛声。制造烟雾的赵老头儿赶忙一摔烟屁股，慌着往门外走。他听出车声是乡里唯一的吉普车响。果然，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在校长室门口“嘎吱”一声停下。车门打开，没有马乡长胖大的身影，下车的是一个干练的少年，穿一身漂亮的西装，白衬衣上扎着条大红色的领带。赵老头儿脸上的皱纹已运动起来，招呼着：“哟，是马三儿呀，你爹没来？噢，专车送你。快进来快进来。”马三儿也不客气，大大咧咧地迈进校长室。明震别过脸去，不看他。马三儿却看见了他，亲热地在他肩上拍一掌：“哟，高材生！没想到，咱也成了同学。”明震耸肩，抖掉他的手，没有吭声。

马三儿并不在意，也在怀中摸索，轻松地掏出三张票票，往桌上一丢，说：“我的学杂费。”

“姓名？”周军冷冷地问。

“咋，你不知道我？”马三儿问。

“姓名！”周军语气重了些。虽是见第一面，他就有些不喜欢面前这个男孩儿，是因为他身上透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浅薄气息。

“马宝山。”赵老头儿替马三儿答，给马三儿找了一个台阶。

马三儿甩出的三张钞票上面有几个威严的伟人。

周军捡起一张，冲阳光照了照，说：“别是假的吧！”

马三儿的脸色难看起来。

贺朋终于理清了明震的一堆角票，数量正好等同于三张百元钞的数额。他把一个曾经装鞋的纸盒打开，说：“抓阄儿吧，分床铺。”阳光透过窗子，那些无生命的纸团团在温暖的秋阳下被赋予决定人的位置与命运的权力。明震眼一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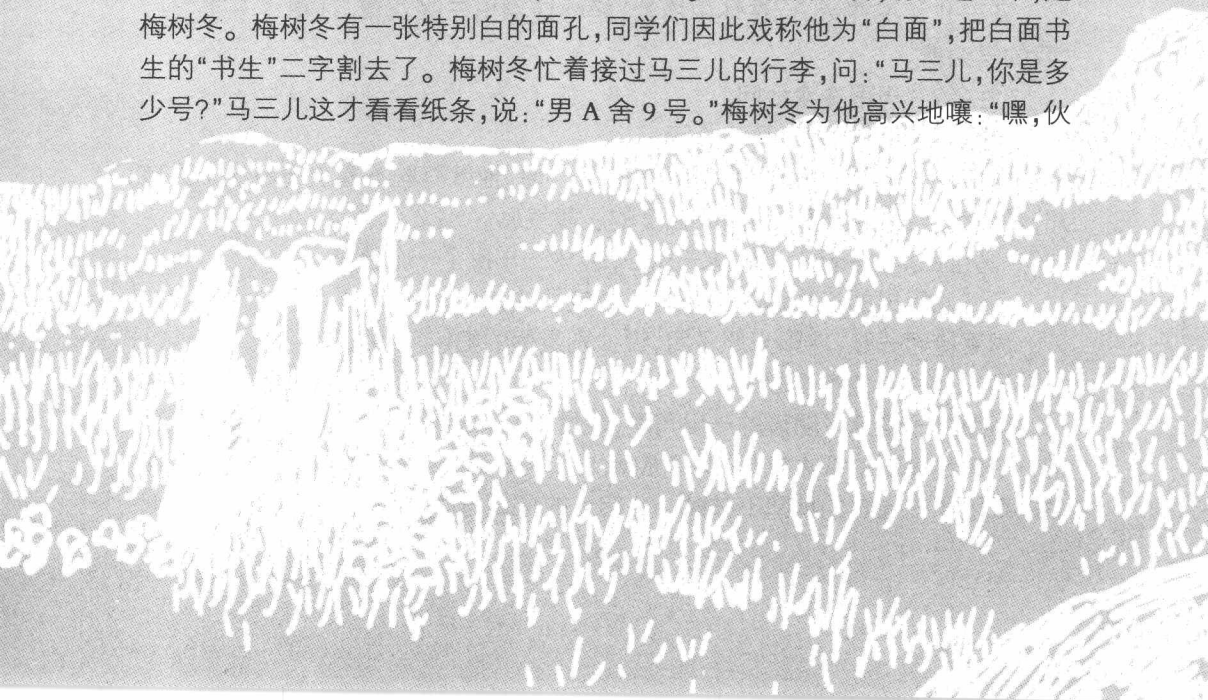
摸起一个肉肉的纸团,打开,见上面写着“男 A 舍 17 床”。他就这样轻易地拥有了一个可以做梦可以打呼噜的床位。

二

马三儿一迈进宿舍的门,就大吵大嚷起来。

宿舍在整幢房子的东边,原来是农场的马棚。虽然地上刨去一层土,又新压了一层沙子,还抹了水泥地面,但是仍有一股怪怪的味儿直冲鼻孔。床铺是木板钉的通铺,临窗的一面是单铺,挨内墙那面是上下两层的双铺。木板发出涩涩的腥甜气息,上面铺着连成一体的稻草垫子。已经有行李卷挤挤挨挨地在铺上打开。

“妈的,就睡这地界呀?”马三儿嚷。他的行李特别粗大,听说他要去住宿,马三儿妈特别给他拿了床厚被子,还加了毛毯。听见他的声音,有人迎上来,是梅树冬。梅树冬有一张特别白的面孔,同学们因此戏称他为“白面”,把白面书生的“书生”二字割去了。梅树冬忙着接过马三儿的行李,问:“马三儿,你是多少号?”马三儿这才看看纸条,说:“男 A 舍 9 号。”梅树冬为他高兴地嚷:“嘿,伙



计，你是临窗的单铺。”

铺上已排满了行李，只在贴着9号纸条的地方，空出窄窄的一条稻草。“妈的，太欺负人了，这么窄的地界，能睡人？”他扬手把两边的行李掀起来，扔到一边去。

“你干啥？”杨树帮明震铺床，在对面的上铺冲马三儿吼起来。

“干啥？这么窄一条能睡人吗？”马三儿见是杨树，凶劲儿弱了点儿。

“你不会好好说吗？”杨树跳下地，把自己的行李往一边挪动挪动，亮给马三儿一片敞亮的草色。马三儿嘟嘟囔囔地把行李铺好。草绿色的毛毯在一排老旧的行李中间显得十分扎眼。

“马三儿，咱俩挨着啦。”这时身后传来一声有些尖脆的声音。那人刚好齐马三儿的胸高，是小短儿赵玉刚。赵玉刚早没了大名，上课时老师提问都叫他小短儿，他似乎并不在意人们咋称谓他。

“咋，我挨着你？”马三儿清秀的脸上一双细长的眼睛睁大了。

“嗯。”小短儿点下头。

“完了，我咋就挨上个虱子王？”马三儿叫一声，做个鬼脸。

“抓号嘛。”小短儿嗫嚅着。

“不行，我不挨你，你的虱子还不得往我身上爬？”

小短儿的脸也紫涨起来。生虱子的确不是啥光彩事，可他没敢吱声，只尴尬地抽搐几下嘴角。

马三儿一扒拉，把小短儿推到众人面前，说：“喂，伙计们，你们知道不？小短儿是虱子王。今年春天上课，对了，上数学课，我看见他后背上列着队爬着六个虱子，两个大的，领四个小崽儿，一大家子人呢。爬着爬着，那个母的打了滑，骨碌碌滚下来。你们说那母虱子落在哪儿啦？”

梅树冬忙烘托气氛，故意问：“掉在哪儿啦？”

“嘿，掉在后面卫明环的桌子上啦。”马三儿说完，嘻嘻地笑起来，十分开心，把屋里耕畜留下的别扭气味儿大口大口吞进肚里。

卫明震却在上铺发了话：“喂，马三儿，嘴上留德。”

马三儿这才止住笑，他明白拿小短儿开涮可以，挂上卫明环却是不可以的。此刻，马三儿已适应了这陌生环境的新鲜气息。

小短儿扁扁的脸仰起来，冲上铺的卫明震感激地一咧嘴，笑得十分勉强。

后山古塔上的昏鸦噪噪地叫过，黑暗便打湿了它们的翅膀。头一天入学，

没课,吃过食堂的开伙饭土豆炖豆腐,管理住宿的周军老师便挨个宿舍打招呼说:“喂,同学们,大家今天都累,早点儿休息吧。九点十分必须熄灯。”

马三儿正在铺上仰着,见周军进来,忽想起白天交报名费时周军轻蔑的表情,便又恶作剧起来。周军话音刚落,他就叫道:“喂,那位小不点儿老师,向你请教个问题好吗?”他故意做出副正经样子。

“噢,说吧。”周军应。

“你今年十几啦?”马三儿问。

“这个问题和住宿有关系吗?”周军的脸故意拉长些。不过,他实在做不出威严的表情来。

“嘿,咱论论谁大谁小,排排哥们儿弟兄呗。”马三儿嬉着脸皮。

“你自重点儿,这是学校,不是你们家。”周军说完,扭身迈出了门槛儿。

马三儿讨个没趣儿,见周军背影消失,就马上又叫起来:“这小不点儿还挺厉害,可惜嘴巴上还没长毛。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哇。”见没啥人反应,便只得往上铺一躺,努力眯上眼睛。

卫明震吃罢饭就上了床,似乎没听见刚才的哄闹。其实,他一直都在注意着马三儿的表演。见周军甩的嗑儿硬朗,才放心地又去看书。不过,他总有些走神儿。宿舍里三面通铺,住了三十五个男生,每人发出轻微的一响,就合成哄哄的噪音。他不时想起暑假时睡窝棚的日子。棚草甜润,他尽管躺在上面沉思默想。虫儿的叫声让夜充实膨胀。远离人群的孤独有时真是一种享受。他讨厌人群,讨厌人群中的嘈杂和喧嚣。假如让他选择,他肯定会选择一处无人的旷野,任思绪在宁静的空间里浪迹漂泊。不过,他此刻不敢多想,努力让自己把思绪拉回到书本上来。

外面响起“嘶嘶”的哨子声。不知是谁“嗒”的一声把灯拉灭了。马三儿尖叫一声:“嘿,小不点儿老师,哨子吹得挺准时啊。”梅树冬也加了一句:“刚教上书,正是进入境界的时候。”随后,也就没了声音。睡眠同黑夜一块来临。月在窗外



照着，淡淡的清辉，让秋的意境更深远一些。

夜里，忽然“噉”地响了一声惨惨的叫喊。是马三儿。那阵儿，月光已从窗里挪出去，屋里融满黑暗。马三儿的叫声便显得恐怖。明震头一个惊醒，喊：“快拉灯！”

灯亮了，马三儿已在铺上站起身，两只手交叉着，狠劲在背上抓搔。

“啥事，大惊小怪的？”杨树问。

“噢，啥咬了我。”马三儿应。

“快找一找。”杨树也爬起身，帮他翻动被子。可啥也没找到。

“没有啥呀！”杨树说，“我看看，咬得咋样？”

灯光照着马三儿光滑的脊背，除了刚抓出的几条白印，并没有什么伤痕。

“啥咬的？咋没伤啊！”杨树又问。

马三儿手已不再抓搔。他四下瞅了瞅，目光盯住被筒里的小短儿，大吵起来：“噢，我知道了，是虱子！”

“叫虱子咬一下，值得这样嚎吗？”已有同学重新把身子缩回被筒里。

“我是没有虱子的，可我却叫虱子咬了。”马三儿吼。

“没虱子咋挨咬？”杨树不满地问。

“是他的虱子爬我身上来了。”马三儿吼叫一声，一把掀开了小短儿的被子，裸出一个短小精悍的人来。小短儿是唯一穿衬衣衬裤睡觉的一个。一年四季，他总是把自己包裹得严严的。他在灯光下一伸短粗的腿，揉揉扁扁的脸，故意打一个哈欠，说：“啥事儿呀？”

“你身上虱子爬过来咬我，你起来。”马三儿叫。

小短儿懒洋洋地不动。马三儿猛地拽住他的褥子，用力一掀，小短儿就滚落在干燥的稻草上。马三儿接着把他的被褥全踢蹬到地上。

“你——”小短儿望着高高的马三儿，嘴角颤抖着。

“你去别处，我不挨着你。”马三儿说。

“那我上哪儿睡？”小短儿嗫嚅道。

“你去别的铺。”

梅树冬在上铺伸出脖子来说：“喂，小短儿，咱俩换铺吧。”

望眼马三儿，小短儿无奈地点了点头。梅树冬忙把行李一卷，蹦到地上，在小短儿的位置上铺好床。小短儿想爬到上铺去，可上铺刚空出的位置已经麻利地给两边的行李塞住。有个新同学同样骂骂咧咧地说：“他马三儿怕虱子咬，我们就不怕？”

“可我得有地方睡呵!”小短儿央求着。他抱着自己的行李,身上不由得打起哆嗦来。

明震自己挨墙,本已躺回被子里,忍了几忍没忍住,便坐了起来,冲地上叫:“喂,赵玉刚,你到这边来睡。”他又冲同铺的同学说,“同学们,往那边挪一挪,给赵玉刚腾出块地方,让他一面挨墙,一面挨我。”大家听了,便都纷纷起身挪动行李,空出一片宽敞的黄色稻草来。杨树下床,帮小短儿把行李丢上去,明震帮他铺好。小短儿扶着梯子上来,往被子里一钻,抽抽搭搭哭起来。

灯又熄灭了。明震却再也睡不着。小短儿在身边,努力把哭声压抑住,身子却一抽一抽,床铺不时发出响声。明震本不愿再多事,可不知咋的,他就是压不住心里的火气。

小的时候,村里的孩子总是编排些儿歌骂爹。爹在路上走,总会有孩崽儿们唱着童谣尾随:

卫瘸子,卖豆腐,
一迈步,打突噜。
东一倒来西一晃。
晃得豆腐打骨碌。

这个时候,只要明震撞见,总要和孩崽儿们打成一团。虽然他势单力孤,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但他从不饶过每一个骂爹的孩崽儿。后来屯里终于消失了那污辱人的童谣,是明震捍卫了爹做人的尊严。

宿舍里又恢复了宁静,上弦月已悄悄隐退,黑暗连成一个整体,让空旷的秋天在山地间无涯无岸。

三

教室原来是农场的仓库,大概是装过化肥,里边充溢着氨的酸辣味儿。尽管门窗敞开,仍呛得人眼睛发咸。班主任贺朋早早到校了,领着学生扫抹去桌

椅上的灰尘,排好座位,在黑板上画几个方字“开学典礼”,便要举行仪式。

说是农业中学,其实只招收一个班级。专职教员也就三个人,从镇上中学调过来的赵老头儿、贺朋,外加民办教师周军。其他的课任老师,随时上课,随时从镇中学赶过来,下课再赶回中心校。

黑板前,赵老头儿已端端正正坐了。也许是当了校长的缘故,他脸上虽然难地布满皱褶,但面色却很光润。一左一右,是贺朋和周军。周军头一次被这么多目光注视,有些怯场,但他还是努力把腰板拔得直挺些。

赵老头儿又用笔记本卷喇叭筒的旱烟,半尺长的烟筒卷好,划火柴点燃,吐出一口浓浓的雾,讲话便开始了。他是顾不得“教师上课不准吸烟”的规定的,因为他烟瘾特大。

“各位同学,大部分都是旧面孔了,认识。有的已是三朝元老,有的是第一次读补习班。不管咋样,走到一起来了,咱们就是一个集体。不过,咱现在叫农中,当然是半农半读。乡领导对咱们寄予的希望很高,要出人才,出升学率,就指望大家了。好了,为了工作方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老师。”

明震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他听了几句,目光就往桌下挪。桌格里放了本《数学》书。时间对于他太重要了,可此刻赵老头儿兴致很高,看来非要开个长尾巴会,他不由得在心里慨叹一声。

马三儿却十分兴奋。他和明震一样,坐在最后一排,亮亮的眼睛盯着前面,

